

蹙眉打量 残缺的人生

——以流散文学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陈安琪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以流散文学的视角视之, 张爱玲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具有明显的流散文学特质。身处异国他乡的张爱玲, 一如既往地蹙眉打量残缺人生, 她以故人旧事为题材, 把回忆和虚构组织进了作品, 表现了人们面对富贵尊荣时摆脱身份危机、重建自尊的强烈诉求, 其叙述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流散文学”作家文化认同、身份建构方面的深刻矛盾。

[关键词]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流散文学;故人旧事;重建自尊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124-05

Depicting a Life of Misfortune

——Eileen Chang's *None of Teenage Classmates are Base - B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spora Criticism

CHEN Anq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spora Criticism, Eileen Chang's *None of Teenage Classmates are Base - Bred* manifests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Away from homeland, Eileen Chang continued to view life in a pessimistic manner. Based on past experiences, she wove reminiscence and fiction into her works, which displays unappreciated people's yearning for getting over identity crisis and reconstructing self-esteem. Her depiction also reveals her contradictory feeling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Eileen Chang; *None of Teenage Classmates are Base - Bred*; diasporic literature; past experiences; dignity reconstruction

1955年, 张爱玲由香港移居美国, 从此她的写作大部分都在美国进行, 因此, 本文将移民美国后的张爱玲归入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作家之列。流散文学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流散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的理论取向。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维杰伊·米施拉(Vijay Mishra)认为当代流散群体应包括下面几种情形: 一是相对均一的被移置的社群, 与当地的本土/其他种族共同生活, 对祖国有着明显的矛盾心态(如在南非、斐济、毛里求斯、圭亚那、特立尼达、苏里南、马来西亚等地的印度流散群体以及在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裔流散群体等); 二是以自由移民为基础并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新流散群体(如战后在英国、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南亚、华裔、韩裔社群); 三是任何认为自己处于权力外围或被排斥在分享权力之外的移居者群体。^[1]

比照以上三条, 对故土留恋而又难以适应, 对执政政府抱怀疑态度而依照美国1952年颁布的难民法令来到美国的张爱玲, 显然属于流散群体的一员, 也自然流露出了主体身份建构的矛盾。初来乍到, 除了生活上的挫折外, 张爱玲的事业发展也很

收稿日期: 2013-05-21

作者简介: 陈安琪(1990-), 女, 甘肃兰州人, 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口语译。

不顺利。以小说集《传奇》传奇般地叩开事业大门,在上海迅速大红大紫的张爱玲曾是如何的集万千读者宠爱于一身,但在美国社会,她却并不为人所知。原因很简单,美国读者哪里看得懂吊诡华丽、精致哀艳的中文小说,虽然张爱玲英文功底深厚,文辞考究,文学创作之始就写过不少英文小说,如 *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 (《更衣记》) 就深受当时在上海创办面向居住在此的欧美人士群体的月刊《二十世纪》主编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赏识,但她在美国创作的 *the Rouge of the North* (《北地胭脂》)(原名 *Pink Tears*《粉泪》)被 Scribners 公司拒用,她将台湾作家陈纪滢的中文小说《项狄传》改写为英文,名为 *Fools in the Road*,但也并没有被一直支持与帮助她的美国代理人勒德尔采用,直到1959年在美国新闻处资助下,才在香港出版。

可见虽然张爱玲希望被美国读者所接受与喜爱,也精心创作了不少作品,但依旧事与愿违。加之张爱玲一向认为“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2]103} 性格十分忧郁。*the Rouge of the North* (《北地胭脂》)被拒用后,张爱玲十分沮丧,病倒在床。据刘川鄂所著《张爱玲传》记载,在彼得堡的一个晚上,张爱玲梦见一个陌生的中国作家在美国声名鹊起、备受关注,而名噪一时的自己却在美国孤单冷清、徒劳无功。第二天她给赖雅讲述这个梦境的时候不禁潸然泪下。可见张爱玲的失落感和渴望成功的愿望之强烈。

所有这些现实的因素,都不可避免地会让漂泊异乡的张爱玲与那个她已经远离了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隐秘,而这正是《同学少年都不贱》创作时的基本背景。

一 故人旧事:《同学少年都不贱》之原型探究

《同学少年都不贱》(2004年由皇冠出版社初版)描写了一对少女时代的好友恩娟和赵钰由于人生轨迹的差异而心生罅隙、亲密不再的故事。由于主人公赵钰的流散经历与心理,使得这篇小說具有明显的流散文学特质。下文从原型探究和主题意蕴两个方面分析此文。

关于恩娟,我认为有不少方面化于张爱玲少时好友炎樱,一方面是由于张爱玲有书写自传体小说传统,如中文小说《小团圆》、英文小说 *The Fall of the Pagoda* (《雷峰塔》)与 *The Book of Change* (《易经》),人物皆有原型;另一方面是因为映照关系确实相当明显,当然不是完全照实的描摹,必然经过

了艺术的加工与改造。譬如“恩娟人缘非常好,入校第二年就当选级长”,现实中的炎樱在圣约翰大学是优等生,校方指派的学生会长,品学兼优,人缘好,风光无限,连炎樱自己也自称“世俗社会的栋梁”;^[3]“恩娟喜欢在蚊帐里枕上举起双臂,两只胳膊扭绞个不停,柔若无骨,模仿中东艳舞,自称为‘玉臂作怪’”^{[4]421}。“她又有喜剧天才,常摆出影星胡蝶以及学胡蝶的‘小星’们的拍照姿势,翘二郎腿危坐,伸直了两臂,一只中指点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架在这只手上。中指点在手背上,小指翘着兰花指头,一双柔荑势欲飞去,抿着嘴,加深了酒窝,目光下视凝望着,专注得成了斗鸡眼”^{[4]422},这些似乎都是照着爱戏谑讽刺的率性炎樱描摹的。张爱玲在《炎樱语录》中就曾描述炎樱“会说俏皮话”,并且炎樱的大胆令以大胆著称的作家也望尘莫及。而恩娟一句打趣的“你那个但尼斯金从来没张开嘴笑过,一定是绿牙齿”也酷似调皮喜人的炎樱语体。“恩娟单眼皮,小塌鼻子,不过一笑一个大酒窝,一口牙齿又白又齐。有红似白的小枣核脸,反衬出下面的大胸脯,十二三岁就‘发身’了,十来岁的人大都太瘦,再不然就是太胖,她属于后一类,而且一直不瘦下来,加上丰满的乳房,就是中年妇人的体型”,^{[4]420}而“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2]149}外形十分相像。

赵钰的原型正是张爱玲本人,《同学少年都不贱》中赵钰因不服从包办婚姻被禁闭在家,而张爱玲本人也曾因为继母挑拨与父亲产生激烈冲突被关禁闭;赵钰的母亲最终私下贴钱让她跟姨妈住,而张爱玲从父亲家中逃出后也是由母亲抚养的;赵钰不喜欢小孩,照看恩娟的小孩时嫌他爬来爬去麻烦,居然模仿在鸟笼上罩黑布的方法摊开报纸压在他身上。张爱玲自觉拖累了离婚无依无靠的母亲而心中不安,她说:“看得出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5]怀疑与自我怀疑严重困扰《小团圆》中原型为张爱玲的九莉:“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一部分原因也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6]283}而对于堕胎的死胎的描写更是触目惊心:“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他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毕直地欹立在白瓷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水血,成为新创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的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

鸟。”^{[6]157}赵钰“白雪公主的后母”似的做法与由于赖雅坚决不要小孩(他称孩子为‘The Thing’),张爱玲被迫接受人工流产不仅损伤了身体健康,也给她心中留下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阴影。她看到别人的孩子便要联想起这一段苦痛的不堪回忆,无法对孩子萌生正常的母性色彩的感情。就连看到孕妇的大肚子都会有奇异感:“可是她的肚子即大又长,像昆虫的腹部,尽管不去看它,那蓝色也浸润到眼底,直往上泛”^[7]。“剑妮大着肚子,天暖没穿大衣,把一件二蓝布旗袍撑得老远,看上去肚子即大又长,像昆虫的腹部。九莉竭力把眼睛顶在她脸上。不往下看,但是她那鲜艳的蓝袍实在面积太大了,尽管不看它,那蓝色也浸润到眼底,直往上泛。也许是它分散了注意力,说话有点心不在焉”^{[6]64}赵钰在美国以做卑微的传译员谋生,张爱玲也曾迫于生计,不断地从事翻译工作以贴补家用。赵钰“不会说上海话,听人家的‘强苏白’混身起鸡皮疙瘩,再也老不起脸来学着说。国语发音不好,也不好意思撇‘话剧腔’”^{[4]421}这活脱脱就是自尊心奇异的强的张爱玲,她曾在亚纪实作品 *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中写道:“When her mother was away and everybody was so secretive about it, she did not want to know and did not care. The same with her brother. Like savages they were born with a natural sense of dignity”,^[8]离开了母亲的小孩子应当是无时无刻想着母亲的,然而幼时的张爱玲因为大家都对母亲出洋态度神秘而萌生了奇异的自尊心,索性不想不问,这是非常罕见的,此时赵钰的敏感多疑也是张爱玲真实心绪的流露。

关于赵钰与恩娟的关系,笔者认为并非仅仅是恩娟怠慢了赵钰有错,赵钰经过多年跑单帮、做传译员的不稳定的生活、与家庭的决裂、两段破碎的爱情,心中积郁颇深,虽然保持了人格的独立、爱情观的纯净,面对恩娟占据了精神优越感,但同时颇为矛盾的羡慕她随夫而贵、生活优裕而自觉有“云泥之感”。这种矛盾心理,张爱玲曾经多次表述过。在散文《童言无忌》中,张爱玲写道:“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

气吧?”以及“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可见张爱玲虽然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职业女性生活,但是却品味到了苍凉感,并且隐约觉得如果有个男人无条件地拿钱给自己做零用钱,是爱的表现,自己多年来经济全靠自己,似乎证明了感情上的缺失与不被爱。折射到《同学少年都不贱》中,这种心理与极度自尊心使得赵钰在与恩娟相处中臆想出种种罅隙,也一步步导致了二人的疏离。

战后恩娟回上海与赵钰见面,赵钰提起自己北上跑单帮,恩娟便道:“你也不容易,一个人,要顾自己的生活。”而赵钰的反应居然是:“一句不咸不淡的夸赞,分明对她十分不满。她微笑着没说什么。”怎么会听出“十分不满”呢?这分明是恩娟作为女友心疼赵钰的一声叹息,可见久别重逢,地位悬殊,赵钰自己已在心中筑起了一道防护墙,要无时无刻维护自己的自尊,以至于误读恩娟的好意。

之后赵钰出了大陆,写信给恩娟,打听去美国的事,作为旧友的恩娟回信“非常尽职而有距离”,显然没有表现出愿意帮忙,赵钰不免心生苍凉之感,到了美国没有再去找恩娟。此次联络后,过了十几年赵钰才又写信给恩娟,然而又是为了工作的事,可见这些年来,两人根本没有感情交流,疏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在极强自尊心驱使下,最后一次与恩娟见面时赵钰已经变得过于敏感多疑、不合情理。恩娟写信来说月底顺路带着小女儿来看她,而赵钰却“心里不免想着,是否要有个第三者在场,怕她万一哭诉?”恩娟登门那天却又并没有带着小女儿,赵钰却又心中嘀咕“临时决定不下车?”正是在这种高度敏感的心态下,才有了赵钰主观臆断恩娟对她的三次不相信。

第一次是恩娟随口问了一句“你不是说有两间房?”赵钰解释后恩娟“哦”了一声表示明白了,赵钰却觉得“那笑容将信将疑”,“倒像是骗她来过夜——为什么?还是骗她有两间房,有多余的床,结果只好一床睡觉,彻夜长谈?不过是这样?一时闹不清楚”,竟至于觉得“十分暧昧,又急又气”。

第二次是恩娟说“也没什么,我可以乘飞机来两个钟头就走,你带我看看你们房子,一定非常好。”恩娟淡淡的笑道:“你想是吗?”赵钰却马上想到:“反正不是说‘你想我们的房子一定好?’而较近‘你想你会特为乘飞机来这么一会?’来了就不会走了。”并且下了结论:“华府中国人的圈子小,司徒

华一定会到处去讲她多么落魄。人穷了就随便说句话都要找铺保。这还是她从小的知己朋友。”

第三次是恩娟黯然道:“我父亲给红卫兵打死了。他都八十多岁了。”赵钰觉得这种事无法劝慰,只得说:“至少他晚年非常得意,说恩娟现在好得不得了,讲起来那高兴的神气——”后来自己也觉得这话讲得不合时宜、缺乏感情,于是“声音微弱起来,缩住了口。”因为恩娟的父亲就是因为几个儿女都在美国飞黄腾达才死得这样悲惨。因此恩娟锐利地看她一眼也在情理之中,而赵钰却心想:“虽然这话她一出大陆写信来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还是以为是她编造出来的,借花献佛拍马屁。也许因为他们父女一向感情不好,不相信他真是把女儿的成就引以为荣。”并且觉得“特别刺心”,完全是疑神疑鬼。

尤其令赵钰最耿耿于怀的是,她和恩娟往市中心广场走的时候,可能是此处的繁华勾起了恩娟对于上海纸醉金迷的往日回忆,她对赵钰说:“那汪婧在纽约,还是很阔。”汪婧是日据时代的名交际花,赵钰以为这弦外之音是人家虽然名声狼藉,至少落下一大笔钱,暗讽自己既没名声又没钱,觉得十分刺耳,于是“只似笑非笑的没接口”。可见其神经质似的忖度恩娟的潜台词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现实生活中,张爱玲与炎樱之间的关系也如出一辙。在港大时,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好到张爱玲的母亲都请炎樱来住处喝茶。两人香港沦陷后结伴回上海,途中炎樱将自己的一大笔钱缝在张爱玲衣服中请她保管。张爱玲与炎樱谈笑风生、时有合影,还请炎樱为自己的文章设计封面。1955年张爱玲初到美国乘火车与炎樱相会,在她介绍帮助下得以入住“救世军”女子宿舍。11月张爱玲邀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胡适夫妇都很喜欢炎樱,十分愉快。不久后的感恩节,炎樱携张爱玲去一个美国女人家吃饭过节,气氛热闹,张爱玲非常开心。但她们的融洽关系只维系了这短短的时间。80年代炎樱和夏志清来信,由于张爱玲彼时频繁搬家并受疾病所累,夏志清的信3年后张才拆阅,炎樱的信也一样。1993年炎樱致信张爱玲,有言曰:“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美丽的女生?我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美丽,但George(炎樱丈夫)说我这话是不诚实的——但这是真的,我年幼的时候没有人说我美丽,从来也没有——只有George说过,我想那是因为他爱我。我父亲没有说过,我兄弟没有说过,你是我最要好

的朋友,也没有说过,那我怎么觉得自己美丽呢?”炎樱的丈夫是一位富裕的船商,他们不仅生活优裕,而且在古稀之年依旧称赞炎樱美丽,可见感情之深厚。现实中的炎樱比小说中身居尊位,但最后与丈夫分居的恩娟还要两全其美,赵钰的“云泥之感”也正是张爱玲感情遭挫、晚景凄凉的一声嗟叹。美丽与哀愁的文坛奇葩张爱玲常年经受病痛折磨,于1992年交给好友林式同一份遗嘱,在1995年辞世后,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公开了遗嘱,主要有以下内容:“死后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不举行任何葬礼仪式。骨灰洒向空旷无人处。遗物全部寄给宋淇先生。”^[9]张爱玲曾与炎樱形影不离,并在先后与胡兰成、赖雅婚姻中请炎樱担当旁证人,可见关系至亲,然而此处只字未提炎樱,曾经的“双声”不在,孤鸿各自单飞。

身处美国的张爱玲,以故人旧事为题材,将自己的回忆和虚构组织进了这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这表明那个她已经远离了的“中国”仍然在以某种方式为她提供精神资源,仍然没有割断与她的精神联系。

二 重建自尊:《同学少年都不贱》之主题意蕴

《同学少年都不贱》题目化用杜甫《秋兴八首·其三》中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改了一个“多”字。杜甫的“五陵裘马自轻肥”出自范云《赠张徐州谖》这首诗中的“裘马悉轻肥”。而“裘马轻肥”的总出处是:《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后以裘马轻肥形容富贵者放荡不羁的生活。《秋兴八首·其三》整首诗是这样写的: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这首诗的首联和颈联铺设了一个宁静、清冷的氛围:千家万户都沐浴在宁静的朝晖中,“我”每日登上江楼,坐看青翠的山峰。已经泛舟湖上一天的渔人依然在水上漂流,已是清冷的秋天了,然而燕子还在空中翩翩飞舞。

诗人的心情如同这环境一般冷清,然而又是宁静的。冷清是因为就如同敢于直谏的匡衡功名未得进益,致力于传经的刘向事与愿违一样,自己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并常年漂泊流离,如此才华横溢,贵为“诗圣”,却如此不得

志。然而杜甫的心情又是宁静的,他以国家安危为己任,认为诗人应当坚持独立的人格,而不是趋炎附势,他“独耻事干谒”,对文人写干谒诗做出了反思,因此他即使是写干谒诗求官,也有超然之气。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二句多么浩荡高标,不见一点阿谀奉承。因此,杜甫获得的是精神上的宁静,是对世俗小人的心理优越感:“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且让你们富贵吧,我虽清贫,但并不比你们低一等!张爱玲题目化用词句的意蕴也在于此。虽然恩娟位尊身荣,但与丈夫不过是“intellectual passion”(理智的激情),相当于“合伙做生意”,而且最终也与丈夫感情破裂。在赵钰眼中,恩娟“刚上船,微呵着腰跟镜头外的什么人招呼,依旧是小脸大酒窝,不过面颊瘦长了些,东方色彩的发型,一边一个大辫子盘成放大的丫鬟——当然辫子是假发”,暗示了恩娟的繁华都是过眼云烟,是假的。青丝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青春,赵钰点破了恩娟戴着假发,也等于是屑于她拿青春换了名位,“一辈子都没恋爱过”,保持了自己的精神优越感。

同样化用杜甫诗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为题的还有范烟桥的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小说中的程博士虽学历高为博士,但教书生涯清贫。看到原本一同在东方大学教书的同窗刚刚进大通银行就做上了人事科长,攀上了大通银行董事长做丈人,变得风光无限,不禁唏嘘又嫉妒。但四天后的道喜聚会上,在见过各位出人头地的老同学后,程博士“回味到各个老同学的谈吐,各个老同学的处境,觉得老杜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有着无限感触。他把自己和他们比较一下,反而心安理得,以为这大学教授的生涯,于他没有什么不满足,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决不希望什么‘五陵裘马自轻肥’了”。

由此看来,“同学少年都不贱”这一表述的原型,就是人们在面对富贵尊荣时摆脱身份危机、重建自尊的诉求。而张爱玲的这一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自我的寓言。

在美国,面对身外的繁华,作为一个来自东方的黄皮肤的流亡者,大多数人恐怕都会有自卑情

结,而张爱玲在内心或许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此,重建自尊对她来说尤为重要。在这个时候,杜甫的这句“同学少年都不贱”或许最能表达她的心声。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张爱玲在表达这种自尊的诉求时,并不是简单地把自己投入到东方中国的怀抱中。小说中“东方色彩的发型”的恩娟,恰恰是其精神上的对立面。这或许暗示她又在故意割断与故土的联系,这恰恰是流散文学的典型特征。

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整体审美基调,^[10]悲观也是张爱玲性格的主要基调。张爱玲如同很多流散文学作家,在处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时,常常采用扭曲的办法,即表面上疏远、反对、批判,但实际上,是因为想要接近那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更为真实的、更加理想的“故乡”。《同学少年都不贱》正是如此,以“平淡而近自然”的文风精到地把握了流散人生的残缺与痛苦。

参考文献:

- [1] Sudesh Mishra. *Diaspora Criticism* [M] // *Introducing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10.
- [2] 张爱玲经典作品选[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 [3] “炎樱”与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EB/OL]. (2010-04-12). [2013-01-09].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412/15892305.html.
- [4] 张爱玲. 郁金香[M]. 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 [5] 张爱玲. 私语[M] // 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14.
- [6] 张爱玲. 小团圆[M]. 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 [7] 张爱玲. 易经[M]. 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310.
- [8] Eileen Chang. *The Fall of the Pagoda*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114.
- [9] 刘川鄂. 张爱玲传[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348.
- [10] 蔡燕飞. 倾城之恋的意象及其审美功能探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65-68.

责任编辑:黄声波